

石柱文史資料

第六輯



政协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委员会

主编

影 视 文 学 剧
《巾幗英雄秦良玉》

上 册

(一至五集)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一九八六年十月

前 言

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组编的影视文学剧《巾帼英雄秦良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上册（第一至五集）和大家见面了。中册（六至十集），下册（十一至十五集）将陆续刊载发表。

秦良玉的确是我县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巾帼英雄。从小聪慧绝伦，习文练武，在其父秦葵的忠君爱国思想熏陶下，早怀执干戈卫社稷，驰骋疆场之志。及长，嫁石柱土司马千乘，共同练就白杆兵，承制得掌兵柄。时明宝倾颓，朝纲不振，宦官弄权，武将畏死，国库空虚，天下大乱。当满清入侵，强敌压境之际，实外无可战之兵，内无济饷之粮，虽檄诏天下征兵御敌，可世间多少奇男子、飞将军和元帅，却诏之不来，来之怯战，战之辄败、辄降，国家民族濒于存亡继绝的严重关头！独秦良玉毅然自筹兵马，自裹粮饷，万里赴戎机，亲自勤王抗清，血战鞑虏，功勋卓著，为祖国同胞谱写了一曲爱国主义的赞歌！但秦良玉有功不言功，却默默率师回籍，屯田开矿，发展生产，整饬吏治，整军经武，专办蜀事，其文治武功更为土家山寨赢得了一片干净土，对石柱“保境安民”、“振兴经济”作出了积极的贡献。作为一个女性，她不爱财，不惜命，孀居一世，战斗一生，戎马倥偬四十年，始终勤于国事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历史上毕竟是很少的、难能可贵的，应当值得人们永远的怀念、颂扬！

三百多年过去了，这位杰出的巾帼英雄，竟被时代的洪流

卷没于狂澜巨浪之中，这不能不说是对她的不公！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，我们认为，任何一个历史人物的思想行为，都有其不可避免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，而不可能是“完人”。因此，《剧本》在处理秦良玉这个具体的人和事上，我们是把她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而紧紧抓住其主流方面来写的。他如“平播”、“剿奢”和“阻击农民军”部份，则都尽可能予以回避了。瑕不掩瑜，这就是她一生历史的闪光点。同时，我们也认为，一个英雄人物的形象决不是“铁板”一块。秦良玉除打仗杀敌，叱咤风云之外，她毕竟也是一个有七情六欲的血肉之躯。她既有她的日常生活，也有她的爱情憧憬。从而，我们在创作手法上采用了插叙的方式，以主线肯定她的业绩，以副线体现她的人情味，两条线交叉着笔，相互辉映，使人们喜闻乐见而获得一种美的享受。

《剧本》在组编过程中，承峨影祥宇同志对构思情节等作了具体而有益的辅导，谨此志之，并致谢忱！

限于水平，且系习作，误讹难免。冒昧抛砖，旨在引玉，敬请各界名流学者不吝赐教！

王正安

一九八六年十月卅日

电视连续剧

《巾帼英雄秦良玉》

字幕：公元一六二〇年，后金努尔哈赤举兵南侵，直逼沈阳，威胁北京。

明室纲纪不振，宦官弄权，武将惧战，急诏天下征兵御敌，多裹足不前。唯四川石柱女土司秦良玉，激于民族大义，自出家资，囤粮济饷，募集兵马，先后两次万里勤王，镇守榆关——山海关，平定辽东入侵之敌，战绩赫赫，扬名字内。

秦良玉孀居一世，悲壮一生，忠明一世，战斗一生，为中华民族谱写了一曲爱国主义的颂歌。

三百多年过去了，这位巾帼英雄竟湮没于历史长河的狂澜之中。今天，这颗土家山寨的明珠，在党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照耀下，将重放光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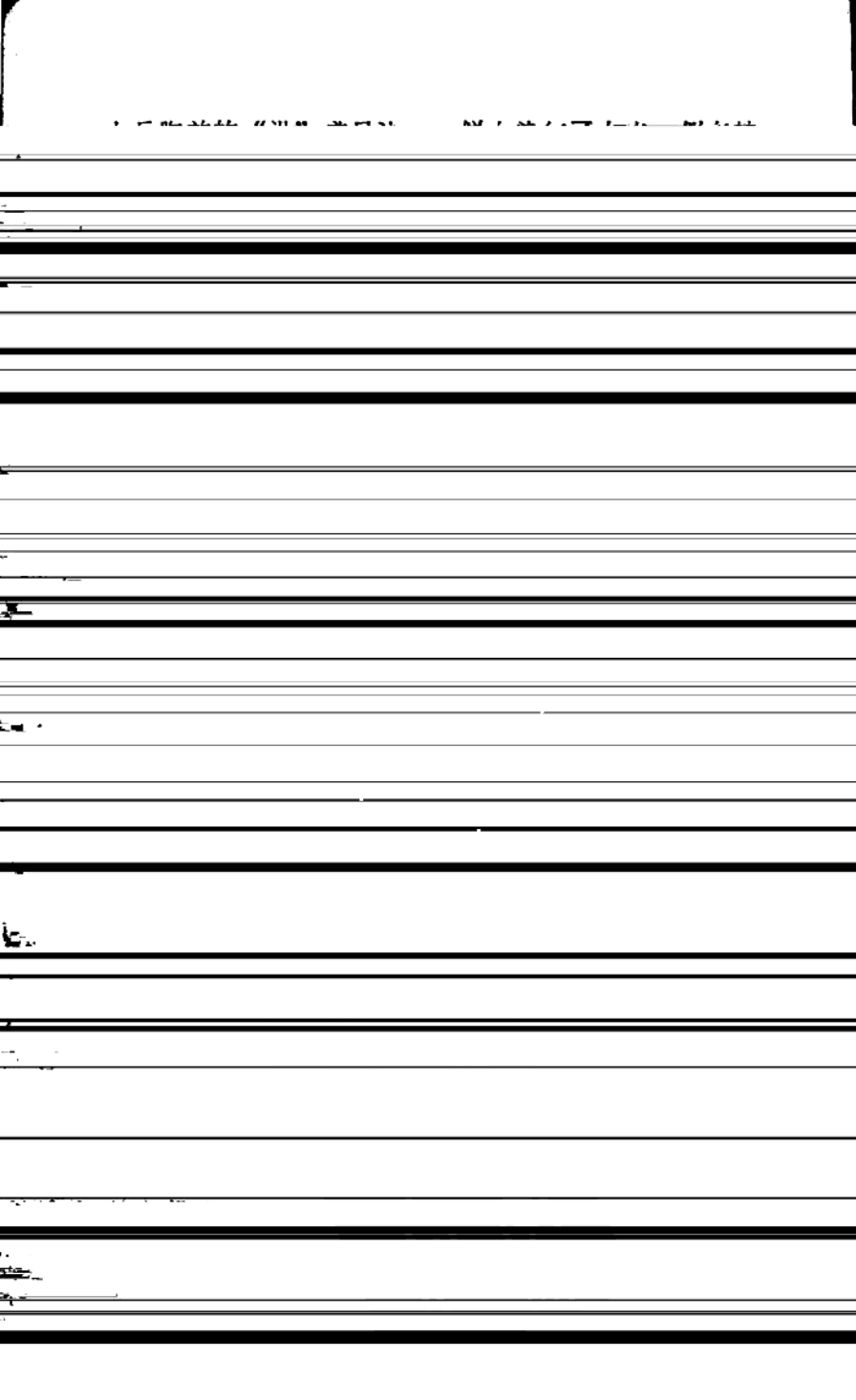
字幕衬底：（片头）

辽阔的草原，清军铁骑从远处飞驰而来。满天乌云滚滚，尘土飞扬，旌旗猎猎，鼓角声声。

浓眉虎眼，络腮胡须，头戴翎羽官帽，身着黄袍马褂的努尔哈赤，拔出佩剑，对其子皇太极厉声道：“传令下去，马不停蹄，直捣沈阳。”

沈阳郊野，硝烟滚滚，火光冲天。明军溃不成军，人仰马翻，尸横遍野。

一面绣有金龙的“明”字战旗，还在烽烟中燃烧。



浩浩长江骇浪滔天，冲击着礁石，水花飞溅。

激流旋窝，倾泻而下。江水咆哮，震耳欲聋。汹涌澎湃，
滚滚无际。

歌声起。演职员表依出场次序映现。

歌 词：

旗山翠、带水碧，
奇山奇水有奇杰。
学文练武出闺阁，
桃花马上显巾帼。
悠悠沉没三百载，
莽莽荒冢埋英烈。
尧天盛世掘明珠，
光芒重辉昭日月。

第 一 集

(1) 仁寿殿 午

朝王鼓、紫阳钟的响声，催促着上朝的文武百官……。

仁寿殿在阳光的辉映下，光亮夺目。

常洛光宗皇帝在宫娥彩女，御林侍卫的簇拥下，步出金阶，庄严肃穆地坐于九龙口。

文武朝官，身着朝服，腰系玉带，手捧朝笏分列于金阶下，三呼九叩，“参见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”

光宗：“众卿平生，今日午朝，有何本奏？”

方脸浓眉，项下满须的魏应嘉出班奏曰：“崔文昇、李可灼欲叛逆弑君，人证据实，恭请圣上明鉴。”白面无须的司礼太监魏秋脸上掠过一丝狡黠的笑。

光宗：“宣崔文昇、李可灼上殿。”

内侍太监：“崔文昇、李可灼上殿……。”

身材高大的崔文昇和矮小体弱的李可灼一同上殿，俯伏金阶。

光宗：“崔文昇、李可灼，汝等图谋不轨，叛逆弑君，可否知罪？”

崔文昇：“启奏圣上，图谋弑君实属诬陷，告发人有何凭证？”

李可灼：“臣匡扶社稷，忠心耿耿，为大明肝脑涂地在所不辞。何曾图谋弑君？必是奸佞谗言，望圣上明察！”

紫面青须的郭巩出班奏曰：“汝等谋反乃愚臣目睹耳

闻，毫无虚假。”

魏应嘉：“逆臣谋反，大逆不道，理应推出午门问斩，传首九边。”

崔文昇：“臣有一言启奏圣上。”

光宗：“有何道理？”

崔文昇：“郭巩之言破绽百出，如其目睹耳闻，则他也是同谋共策的叛贼，请圣上明察秋毫。”

光宗：“暂不法办，着法司究问，带下去打入天牢。”御林卫军将崔、李揪下。

肥胖络腮胡的冯三元和长脸高鼻的姚宗文出班奏曰：“辽东经略熊廷弼无谋欺君，辽东叛乱，请圣上定夺。”

光宗：“诏熊廷弼回籍听勘。”

兵科杨涟体态劲健，像貌堂堂，五柳青须出班疏救：“廷弼经略辽东，修筑城池，训练军士，通商贾，集粮饷，尽忠竭力，保得我朝无事，亦属有功，请圣上三思。”

光宗：“众卿不必申辩，朕自有主张，传诏熊廷弼革职居家，遣袁应态经略辽东，平息满鞑入侵之患。”

（2） 经略府 夜 回忆

除夕，万家灯光，把浓墨的夜空染成了红浑，经略府的琉璃大吊灯，衬着楼台纱窗，辉映成美丽的剪影。

不时地传来锣鼓声和爆竹声、欢笑闹嚷声。

豪华壮观的府门，车水马龙，门庭若市。魏秋头戴紫金冠，身着白蟒袍，步出厅堂，来到府门，边应酬着一般客人，边探头张望他特邀的挚友。

这时身材魁梧、浓眉大眼、着紫袍玉带的金伊文匆匆来到府门拱手拜揖：“大人久等了！”

“金大人，不必拘礼。”魏秋请金伊文一同向“明月楼”走去。

(3) 明月楼 夜

明月楼上，四壁生辉。山水字画点缀其间，二人独占丰盛的筵席，饮酒闲话。

魏秋扬眉高兴地：“而今崔文昇、李可灼、熊廷弼已除，算别掉了一块心头之患。”

金伊文：“在下向魏大人道喜！”

魏秋大笑：“哈哈……喜从何来！”

金伊文谄媚的目光，凝视着魏秋微笑道：“眼下广东、广西、山东、河南诸省均在大人手中，只要把西南控制在手，大人登基就成定局。”

魏秋：“西南各省地处边陲，土司凶悍，诚恐难于进取。”

金伊文：“在下有一计策，不知大人……”

魏秋：“快快讲来！”

金伊文：“依吾之见，派一得力之人任四川督抚，暗中网络人才，只要四川控制在手，何愁滇黔各省不顺势归向！”

魏秋：“嗯！”

金伊文：“再派一心腹作忠州刺使，笼络秦葵，秦门八将岂不垂手而得。那时，老大人就如虎添翼也！”

魏秋：“不知谁去四川为好？”

金伊文：“邱承云，此人有胆有识，甚有机变之才。”

魏秋思忖片刻：“是不是宫内邱太监？他深居宫内，怎能抽身？”

金伊文：“此事容易，大人可上疏举荐，皇上还不是听

你的。只要圣旨一下，谁敢说东道西呢！”

魏秋：“好！……。”

（4） 州衙后堂 夜

魏世雄：“要想控制川东，必须拉拢秦葵，和石柱土司。”魏独自在后堂徘徊自语。

（5） 忠州衙内 下午

年约四旬的知州魏世雄，面黄肌瘦，三仙胡须，身着六品朝服，端坐中堂批阅文卷。

“邱大人到！”门卫传来报声。

魏知州忙不迭地整着衣冠，激动高喊“有请！”

五旬开外，身材矮胖，面部上窄下宽，项下无须的钦差提督邱承云，随带两员侍卫来到衙内。

魏世雄站立门前施礼：“邱大人驾到，恕未远迎之罪。”

邱承云：“何罪之有，请厅内说话。”

一同入内厅分宾主就座。

（6） 衙内大厅 下午

邱承云：“近来税务如何？”

魏世雄眉头紧锁：“小人征收不力……。”

邱承云：“催收要紧，税法要严、抗税者惩，我看谁敢有违皇上旨意。”

魏世雄：“大人高见！大人一路辛苦，今日不谈公务，先请到后堂歇息。”

（7） 衙内后堂 夜

后堂除了四壁字画之外，还有盆景古玩，正面摆了满满几桌美味佳肴。

红烛纱灯和五彩宫灯，把后堂照得如同白昼。

文武官员，地方绅士齐集后堂。

邱承云与魏世雄相对而坐，一使女把盏，一使女摇扇，一使女给邱承云捶背。

魏世雄先举酒杯：“邱大人不远万里从京都来到川东，特备薄酒为大人洗尘，干杯！”众一饮而尽。

邱承云端酒起身：“谢谢魏大人深情厚意。”说完一饮而尽。

酒过三巡，魏世雄阿谀地：“大人，我叫歌女弹唱几曲凑兴，不知可否？”

邱承云：“好！我就爱听巴蜀的弹唱。”

魏世雄向屏风后面一招手，身材窈窕，姿容俊俏的歌妓怀抱琵琶前来：“拜见大人。”

魏世雄：“好好弹唱一曲为邱大人凑兴。”

歌女：“遵命。”于是拨动琴弦，弹唱了一曲苏轼的《水调歌头》。

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。……

邱承云竖起拇指连声叫好。

魏世雄高兴地：“赏银一两。”

歌女眉开眼笑地：“谢二位大人！”退下。

邱承云站起身来，举杯微笑地：“诸位，当今司礼太监魏秋大人招贤纳士，辅佐皇朝，今后务必唯命是从。我代魏大人敬大家一杯，来，干杯！”

众皆面面相觑。

一长者向另一长者悄声地：“哼，来头不小……”

（8） 后堂 夜

后堂正壁悬挂着一幅松风鹤唳图。两边各有山水字画。

堂内公案上放着文房四宝和**新旧书籍**。两盏朱红纱灯光照四壁。

邱承云、魏世雄对坐品茗。

(9) (途中) 是日**阴云密布**，风雨交加，秦葵和邦屏跨马同行。

邦屏：“爹、这次邱承云请爹前去必定要拉拢于您。”

秦葵：“我等两袖清风，岂能与其同流合污，助贼为虐。”一株腊梅挺拔而立。

(10) 知州衙门 日

坐北向南的知州衙门，高悬匾额，耸立的桅杆高挂天灯。门外，没有供百姓击鼓鸣冤的堂鼓；门前有衙役把守。

秦葵素装来到衙门，向守卫：“烦你通报，秦葵面见魏大人。”

守卫盛气凌人地：“去、去，老爷有吩咐，钦差在此，庶民百姓一概不见。”

秦葵惊愕地：“为什么？”

守卫：邱大人来州，招贤纳士，共辅朝政，大人应酬不暇！”

秦葵：“我乃应邀而来呀！”

守卫：“既如此，请稍候片刻。”即入内通报。一会儿出来：“大人有请……。”

(11) 衙内后堂 日

魏世雄、秦葵分宾主坐定。

魏世雄陪着笑脸：“有劳员外赐步……。”

秦葵：“大人命我前来有何见教？”

魏世雄谦逊地：“素仰员外胸藏文韬武略，家有秦门八将，特邀前来向您请教。”

秦葵：“在下愧不敢当！”

“邱大人到！”的声音从外面传来。

魏世雄急忙起迎，邱承云已步入后堂。

秦葵起身：“秦葵见过大人。”

邱承云：“都坐下吧！员外几时光临？”

秦葵：“小民刚到。”

邱承云：“哈哈，堂堂贡生，解甲的刺史，何以小民自居，太过谦了。”

秦葵：“归田后不复为官，则是小民。”

魏世雄：“请员外前来，一则漫谈国事，二来嘛……。”

秦葵：“自归里以来，不思仕途，多年不预国事。”

邱承云惊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秦葵坦率地：“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嘛。”

邱承云：“诸葛亮隐居隆中，刘关张三顾茅庐，他毅然下山，匡扶汉室，你呢？”

秦葵：“吾乃区区小民，岂能与诸葛武侯相比！”

邱承云试探地：“你以为魏秋魏大人如何？请员外倾心直言。”

秦葵：“邱大人然何……啊，我不甚了解。”

邱承云：“明言吧！如果魏大人要你共谋朝事，你……？”

秦葵：“小民无才，万难从命。”

邱承云脸色突变：“你……！”

魏世雄：“邱大人，容员外思考，改日再谈吧！”

秦葵：“告辞！”

魏世雄：“送客。”一道走至衙门，“你要三思！”秦葵不置可否，拂袖而去。

秦葵走后。邱承云拍案大怒：“这老狗真不识抬举！”猛拍桌子，“将秦葵缉拿归案。”

军官：“是！”

幕僚：“大人，且慢！如若把秦葵抓走，一则百姓舆论大人以权势压人；二则伤了和气有碍大事。俗言道软绳能套猛虎，如若硬取必然弄巧成拙，昔日联姻之事，大人岂能不知，依我看……”

（12）秦府门外 日 （回忆）

日上三竿，鸣玉溪畔的一所府门外，宽敞的石坝，四周绿竹绕宅，古树参天，府门侧边，有一石级直通溪畔大道。

黑漆的府门油漆大半剥蚀，只是门上金字匾上“清白世家”的字刚劲有力，特别醒目。

幕僚，魏彪，都头骑着骏马，几个衙役抬着聘礼，在石坝下马，直进府门。

（13） 秦府中堂 日

秦葵和夫人正在中堂谈论家事。

夫人：“女儿大了，总得选择乘龙佳婿。”

秦葵：“良玉性情强偏，我们很难作主啊，况且……。”

秦葵话未说完，幕僚一伙已进入中堂。

幕僚上前：“冒昧进府，未曾通报，请恕罪！”

秦葵冷莫地：“坐吧。”

幕僚向衙役：“快把聘礼抬进来。”几个衙役抬^着彩礼堆放于案桌。

秦葵：“这些，怎么回事？无功不受禄吗！”

魏彪：“不是给你的，是给良玉小姐的聘礼。”

秦葵不解地：“从何说起呢？”

幕僚：“您忘了，骑射比赛后不就订亲了吗？真是贵人多忘事。”

秦夫人：“魏府与我门不当户不对，上次提亲，早已明言：不敢高攀，为何……？”

幕僚：“都是魏大人之命！”

秦葵一听魏大人，更加气愤，双眼圆瞪，拳头紧握，发怒地：“魏大人之命也不行，我女儿早已许配，别再做梦了。”

幕僚：“这可是……。”

秦葵：“我已说了，女儿已许配，去吧！”

幕僚：“魏府……。”

秦葵抓起锦缎向幕僚，“跟我滚！”说完将聘礼扔出门外。

幕僚一伙慌慌张张地丢下彩礼跑了（回忆）

（14） 忠州衙内后堂 日

魏世雄在后堂与邱承云对奕。

魏世雄：“当堂炮。”

邱承云：“我上士。”

魏世雄：“挂角照将军。”

邱承云：“哎！输了。”

魏妻慌慌张张地来到后堂：“哎呀！亏你们落心哪！彪儿却被马千乘打呕血了！”

魏世雄惊慌地：“哎！他在何处？”

魏妻：“躺在床上。”

众紧急奔上房而去。

(15) 上房 日

“哎哟！……。”魏彪躺在床上不断呻吟，丫环在一旁侍奉汤药。

魏世雄夫妇和邱承云急步入内来到床边，魏妻泪流满面，魏世雄气得咀青面黑。“彪儿，你的伤势如何？”

魏彪喘息着：爹地，你要给孩子作主，哇！”

魏世雄火冒三丈捶胸顿足：“简直欺人太甚”我宁肯乌纱帽不要，也要与他见个高低。

魏彪：千乘他太凶了，这次比武招亲……

(16) 秦府内外 日 (回忆)

中秋，天高气爽，一群大雁排成人字往南飞去。

府门外的大红枫，不时飘下片片枫叶。

宽敞的大石坝边，擂台上高扎彩红。

秦蔡，子于坐中，邦屏、民屏居左，良玉、翠姑居右。

马魏两家早已在台下等候，左边坐的是千乘、佟肇阳和侍卫，右边坐的是魏彪都头和打手们。

观众挤挤如云，江林、邦翰、翼明、拱明、祚明等混杂在观众之中。

一壮年男子，指手划脚地说：“我看今天打擂，千乘恐怕要败于魏彪之手”。

又一青年男子，两眼凝视着壮年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壮年：“你看魏彪，身材魁梧，臂粗腰圆，他那大腿好